故宮旬刊

西園題跋卷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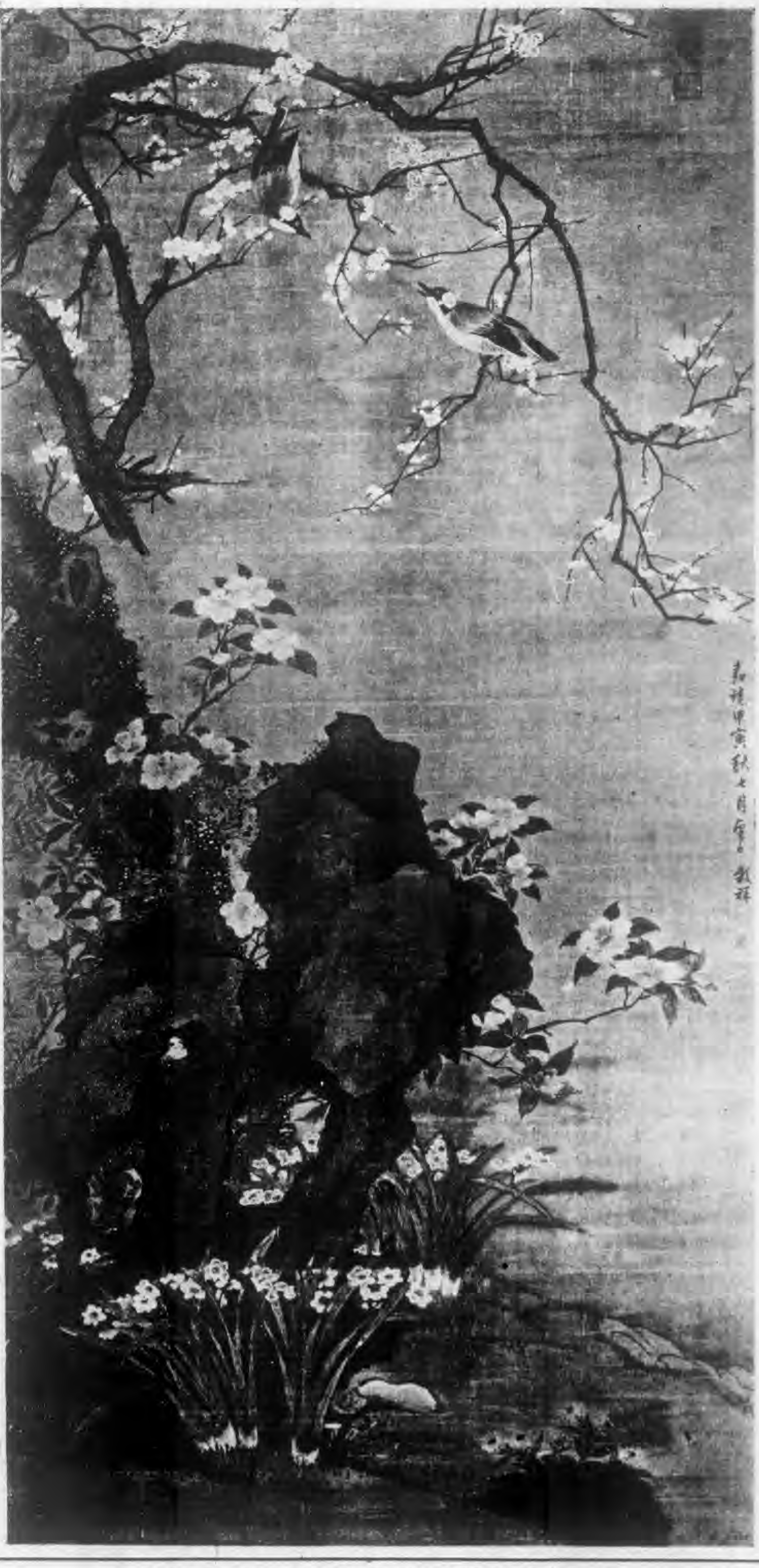
羅浮張　萱孟奇甫著

題淳化閣帖蒼頡書

二十八字、即淳化閣帖第五卷所載者、周人既不能識矣、李斯胡從而識其八、叔孫通又胡從而識其十二、余按李斯所識八字、謂爲上天作命、皇辟迭王、此迺寇謙之所纂黑帝安和國王禁文也、今二十八字具在、李斯又未明言某字當作某字、而叔孫所識十二字、不知李斯所識者、亦在其中否、胡不明言以傳於世也、黃長睿以此書爲僞筆、固當、余謂斯通亦非眞識也、余又按蒼頡、衙人、（衙、晉圍、）即今鳳翔縣、其廟碑倉作蒼、銘曰、穆穆聖蒼、故後世有蒼舒氏、王充論衡作倉、謂春秋倉葛、即其後也、未知孰是、古今傳記、皆謂頡與沮誦、嘗爲黃帝史官、始制文字、故曰史皇、而丹壺記禪通之紀、首列史皇、春秋歷命敘、演孔圖、元命苞、帝王外紀、淮南子、皆云倉頡、傳十一世而後爲栢皇、栢皇傳五世而後爲黃帝、其世代相遠若此、司馬遷黃帝紀、並未言黃帝制文字、亦未言黃帝史官爲蒼頡、故譙瑗、蔡邕、曹植、張楫、索靖、顧野王、孔穎達、皆以頡爲古之帝者、在伏羲之前、蓋得之矣、韋誕傳云、皇甫謐輩、皆以頡爲黃帝史官者、則宋衷世本之註誤之、宋之諸儒、未見其書、亦交相援引、以爲世本可信、而世本曷有是乎、惟內傳云、黃帝命沮誦作雲書、孔甲爲史官、以紀言動、故漢志有孔甲八篇、田蚡常習之、而謂頡爲黃帝史官者、固謬、即以文字爲始於蒼頡、恐亦誤也、玉經隱注三皇天文、謂之太上玉冊、皆三元八會、自然成文、故眞誥曰、八會、文章之祖也、三五歷天皇氏之世、秉籙司契、爲龍鳳雲篆之章、以演八會之靈書、此非文字而何、是蒼頡之前、文字已萌、獨太微黃書曰、靈書八會、字無正形、謂點畫尙未區別、至蒼頡生而登陽虛之山、臨玄扈洛汭之水、河圖綠字呈焉、頡始因之、仰觀奎星圜曲之勢、俯察龜文鳥羽、山川流峙之形、以區別文字之點畫、而窮天地之變、周萬民之用、爲百王憲耳、前賢謂蒼頡二十八字、有畫卦意、謂頡書雖出於龜文鳥跡、實根六十四卦之畫、畫非字、而字不能離畫以成文、頡第緣伏羲氏以損益錯綜之爾、是亦以頡果爲黃帝史官、不知頡先於伏羲、尙數十餘世也、若雨粟鬼哭、高誘注淮南子、固爲臆說、張彥遠古今名畫記、又謂上天不能藏其秘、故雨粟、鬼神不能遁其形、故夜哭、是亦高誘之說也、夫伯禹播植、嘉穀誕降矣、京房易以歲大熟、天雨粟、而後代之雨穀、雨黍、雨稷、雨米、雨豆、載在傳記者、不一而足、或災或祥、或應或不應、又何說以處此、王充論衡、乃謂蒼頡作書、何非何惡而致此怪、迺適與之會、似亦一說、第鄂州圖經、李陽冰嘗篆鄂字、从四口作鄂、鬼亦夜哭、余謂鬼非自哭、蓋爲世人哭耳、鶡冠子曰、有一二、即有千百、有千百、即有計算、有計算、即有文字、有文字、即有機械、而天下之禍、不可勝窮矣、今楚粵巴蜀間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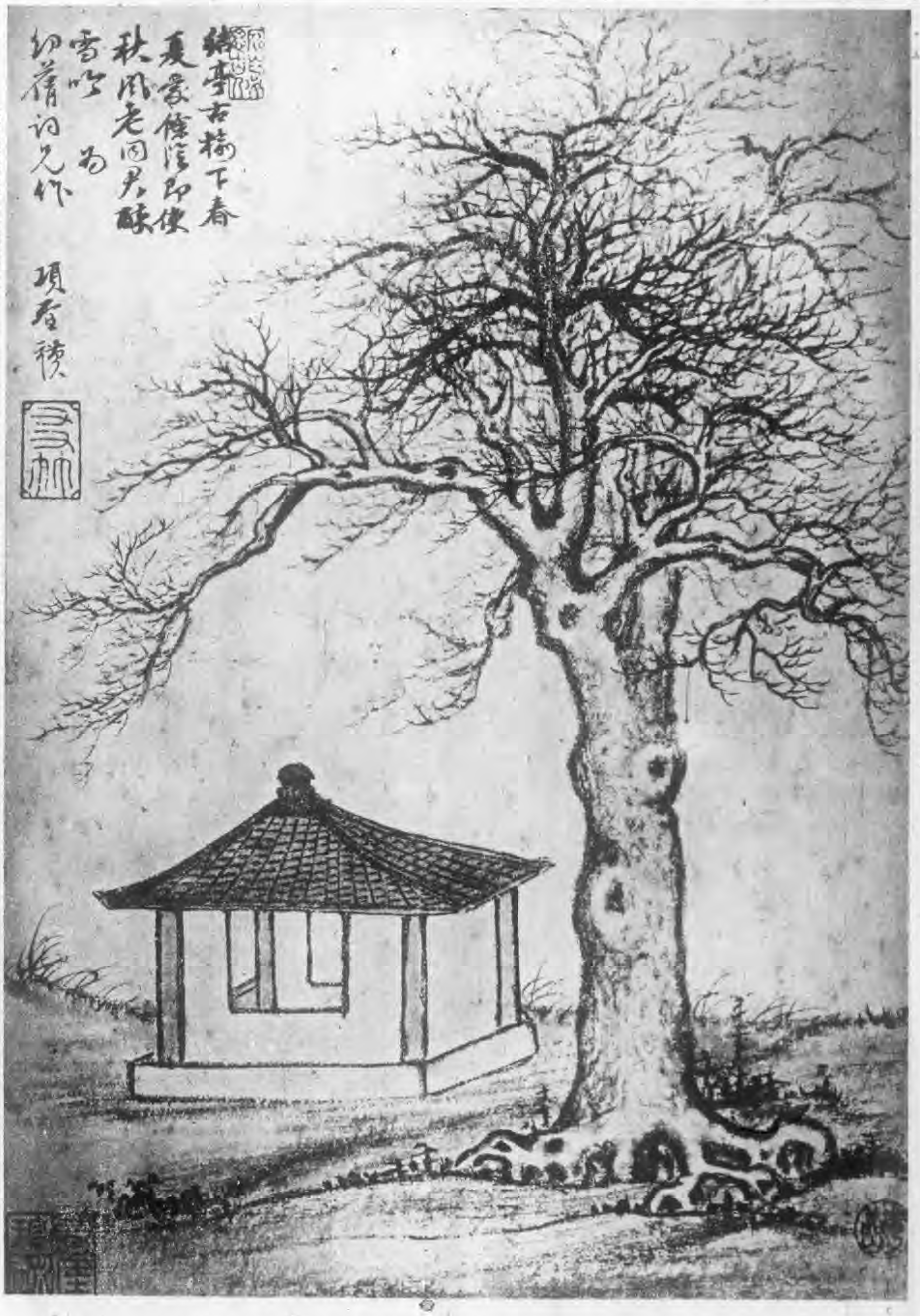
（接第二版）

明王穀祥畫花鳥


嘉靖甲寅秋七月望　穀祥

原藏齋宮、絹本、設色、縱五尺一寸九分、橫二尺五寸三分、欵署嘉靖甲寅秋七月望日、穀祥、鈐印二、「穀祥」、「王祿之印」、石渠寶笈三編著錄、王穀祥、字祿之、號西室、長洲人、嘉靖進士、改庶吉士、歷吏部員外郎、忤尙書汪鋐、左遷眞定通判、歸、工書畫、持躬俊潔、有清望、

明項聖謨寫生冊之九


結亭古榆下春
夏愛餘陰即使
秋風老同君醉
雪吟 爲
幼蒨詞兄作
項聖謨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本幅墨筆、項聖謨自題曰、結亭古榆下、春夏愛餘陰、即使秋風老、同君醉雪吟、爲幼蒨詞兄作、項聖謨、鈐印二、「友竹」、「所作必思古人」、項聖謨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一期、

溪蠻峒猺、頑獷殊常、而狉獉自若、其俗刻木示信、死生以之、亦猶結繩之遺也、故安居佹食、於人無爭、不幸而內地亡命之徒、闌入其中、敎以文字、遂令狙詐日起、利爪距而尋干戈、鼎沸魚爛、不底於滅亡不已者、則文字爲之祟也、故余嘗謂圖出河、書出洛、天地所以開文明也、易曰、上古結繩而治、後世聖人、易之以書契、蓋取諸夬、夬夬、以決小人之卦、書契、以決小人之僞者也、惡知夫僞者未必決、而決者復僞乎、惡知夫治百官者、正以亂百官、而察萬民者、亦以惑萬民乎、故三代而上、文字之用、自墳典鼎彝外、無所失焉、三代而下、然後文字日繁、淫詞詖說、滋蔓霄壤、章句之學如凝脂、而奇袤之目如秋荼、文者侮俗、奸者舞文、遂至讀易卜姦、說詩拍冢、世皆以爲末世則然、而不知皆起於四目之文字也、嗟嗟、四目四口、即鬼神且畏之、況於人乎、又況於千百其口、千百其目者乎、一嘆一嘆、

贈藥編

清長洲吳　綃撰

宵約

此地最便、今宵定成佳會、速俟仙令飛鳧、

盟神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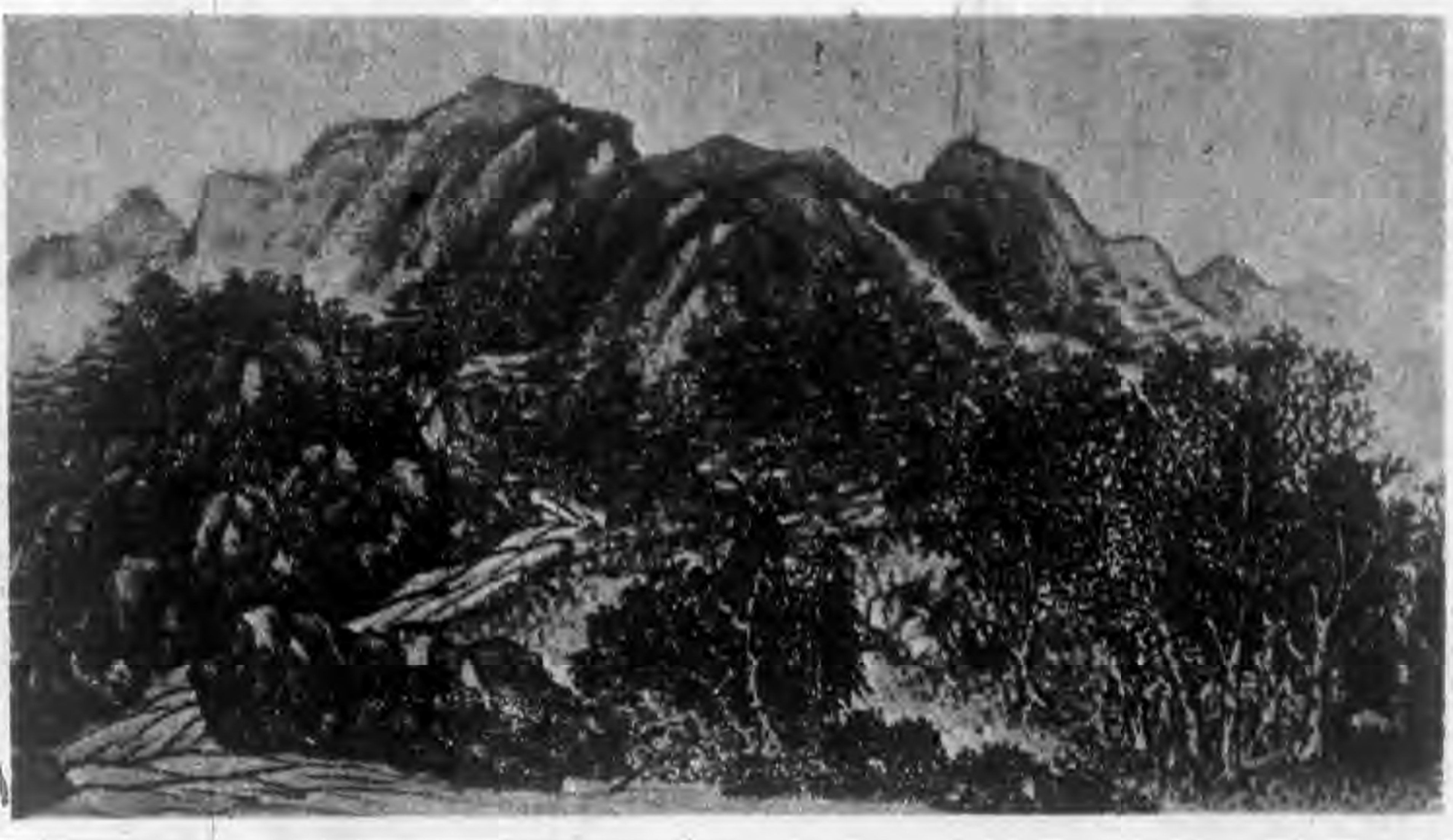
玉田諧屆良辰、要韻仙吳子而爲之詞、冀神聽也、其詞曰、

北里吸三年而定配、結愛相連、東隣遷一笑以爲媒、懷情永託、祇應向月、姮娥竊藥以宵奔、爲是經秋、婺女臨河而散巧、信儔侶之足羨、爰終始之有期、愧世濟欲落魄於西川、遇冰仙懷芬芳於南國、殊恩異數、寵躐玉樹之班、矢志盟心、誼取絲蘿之雅、用是披其隱願、庶幾鑒於明神、世濟之愿如此者、昔求善偶、本非登徒居室之淫、夙慕閒情、亦陋相如上宮之詐、忽逢姝貌、遂發狂癡、每徧訪其年庚、輒潛呼其小字、芳流翰墨、私吟詠絮之篇、適覩雲箋、竊異生花之管、迨於鶯啼花外、已驚荳蔻苞溫、鳳咽蛩中、旋覺春葱色嫩、抱柱閑尋夫屐齒、乘龐遙想乎衣香、眼波遷狹路之車、心火發金堂之熠、行時解佩、靈非我欺、懷袖置書、愿惟君鑒、冰仙之愿如此者、槃槃石狀、誠垂盼以新衣、嫋嫋魚肥、重相將而白首、本緣骨艷、豈忘花燭之輝、爲恨情多、不惜紅羅之裂、願予高義、勉爾幽期、恩如結而心同、意如環而運合、博山煙重、新圖香獸之形、油壁車輕、往覓青驄之騎、

（接第三版）

清金廷標畫吳下故蹟詩意冊之八

（陸羽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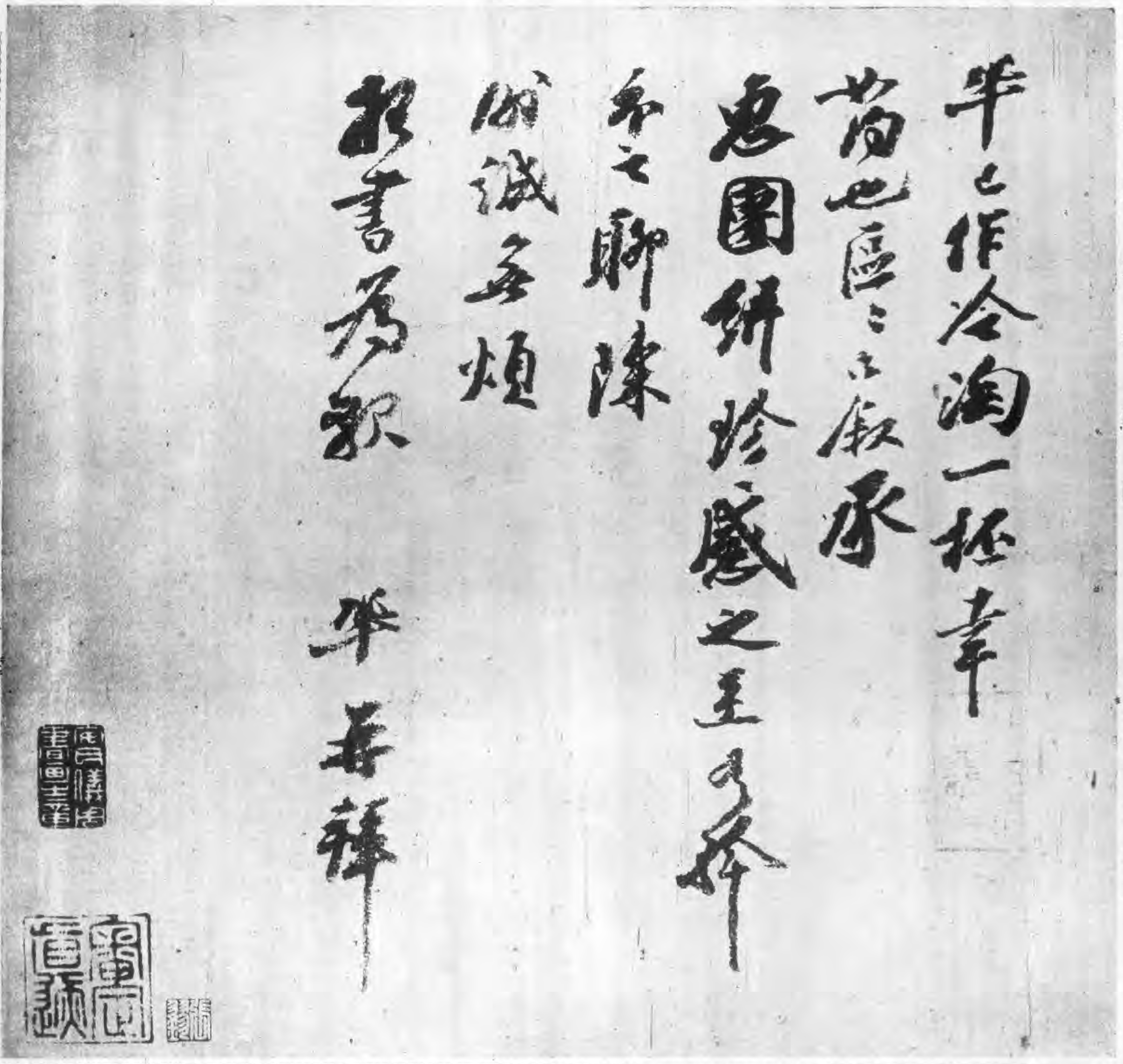


說明及金廷標小傳、並見本刊第四期、本幅清高宗御題詩曰、鱗皴石壁貯渟流、綆汲蠡瓶百尺脩、笑彼吳中泉品徧、姓名翻落第三籌、右陸羽泉、

本院新出版物廣告　故宮週刊合訂本第
宋李唐江山小景卷出版廣告
元趙孟頫鮮于樞行草合冊

宋王鞏冷淘帖

（宋十二名家法書第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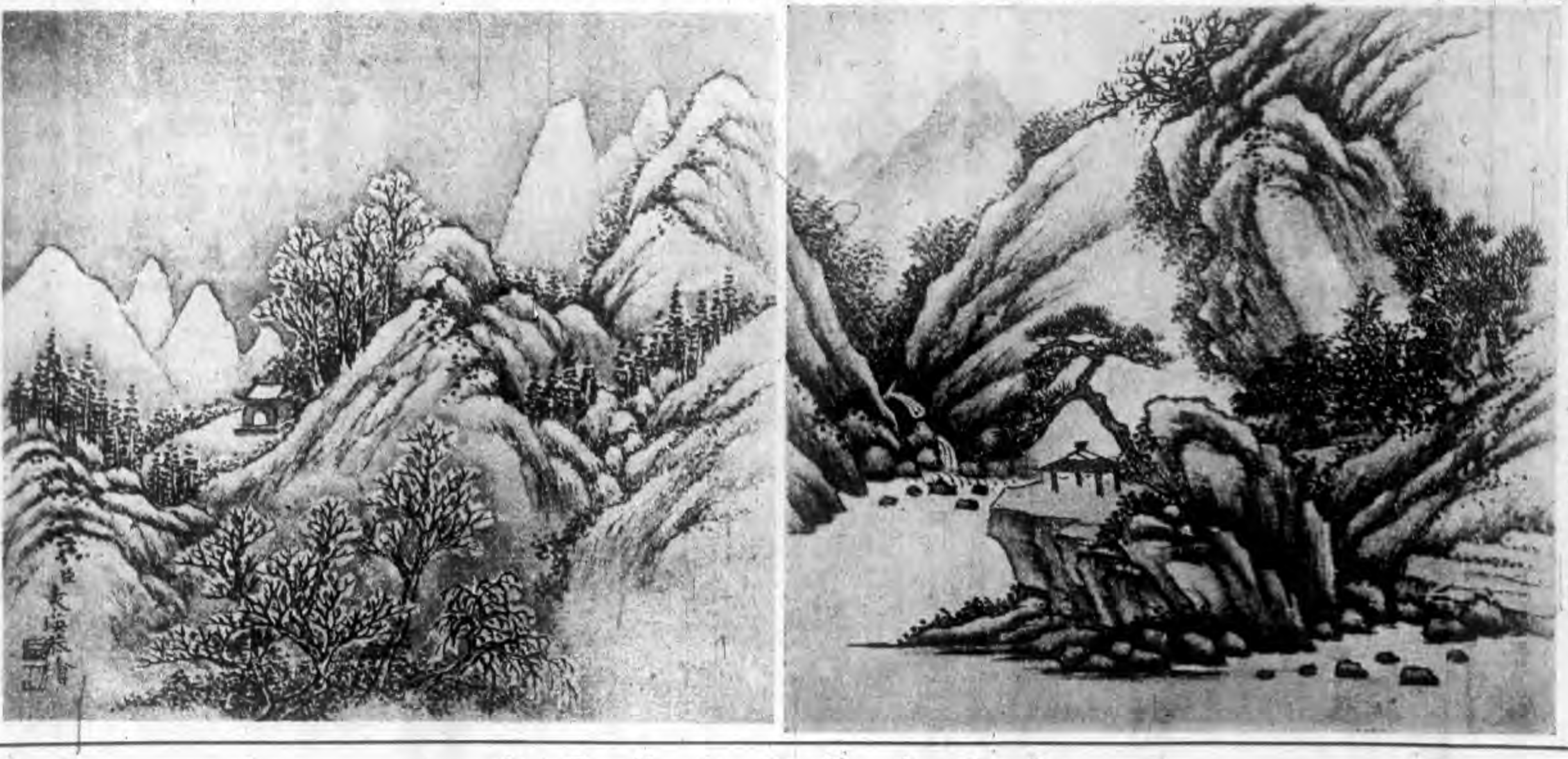


鞏已作冷淘一杯幸
如約也區區口敘承
惠團餅珍感之至有幹
示之聊陳
別誠無煩
枉書爲懇　鞏再拜

石渠寶笈續編云、第四、簽標宋王定國鞏書、縱八寸二分、橫一尺四分、行書、文曰、鞏已作冷淘一杯、幸如約也、區區口敘、承惠團餅、珍感之至、有幹示之、聊陳別誠、無煩枉書爲懇、鞏再拜、案是札刻入三希堂法帖、王鞏、字定國、魏州人、文正公旦孫、長於詩、從蘇軾遊、軾嘗謂近日米芾行書、王鞏小草、頗有高韻、必有傳於世、

以至緘恨恨來時之遠、夢回驚去路之遙、鳥嗁嬌澀、曉寒欲透乎疎穠、花露香深、夕景復沉乎碧沼、奚止感君情之不斷、亦當怨我命之靡常、鍾情若斯、爲歡何極、從此以信爲重、自今以戒爲先、居惟接滕、行猶比目之魚、種附駢枝、宿共聯翩之鳥、或陪避於春夜、或緬涕乎秋風、或纏綣乎含繾、或低迷於隱笑、（接第四版）

清袁瑛畫山水册之三——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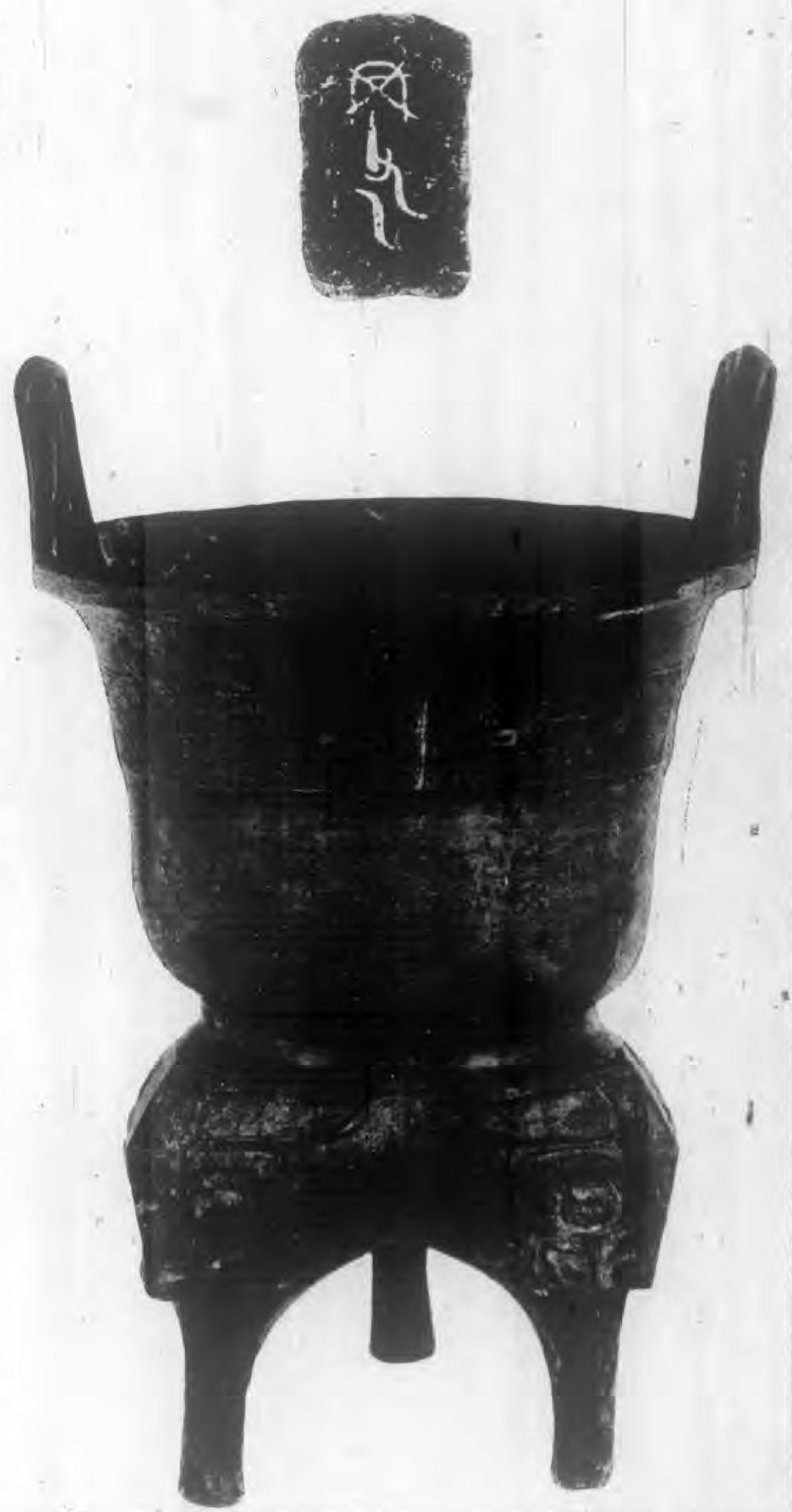


說明及袁瑛小傳、並見本刊第六期、

再版宋拓定武蘭亭敘定價一元二角　三版宋米南宮書蜀素帖定價二元二角　四版宋四家墨寶定價二元二角）版精印裝裱成卷每卷定價二元五角
（上……元六角購請從速
上海……
上海廣東路棋盤街……緯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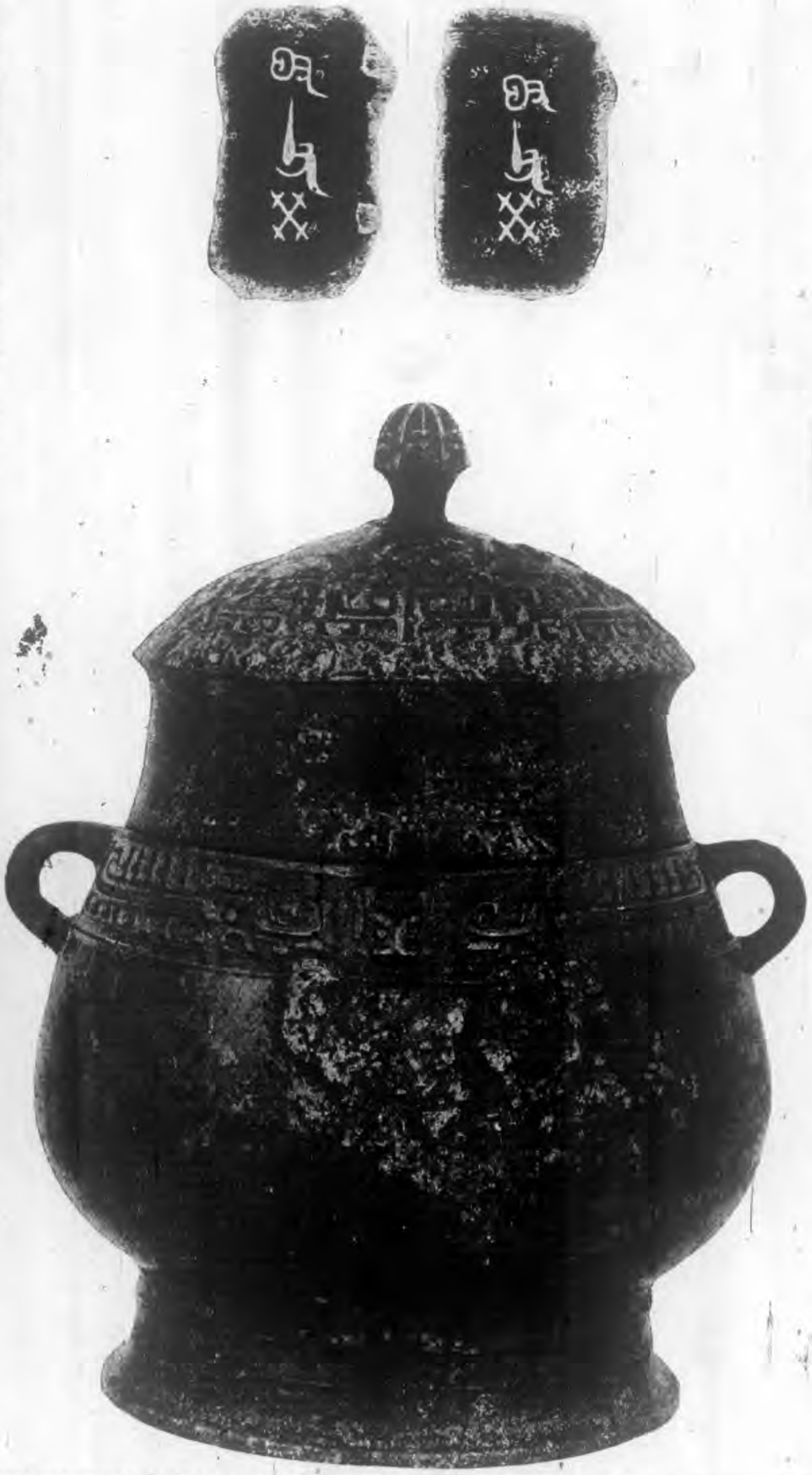
北平京城印書局承印

幷父乙甗



（原藏瀨芳齋、寧壽鑑古卷十二第七頁著錄、稱周父乙甗、高一尺六分、深自口至底七寸五分、耳高二寸二分、耳闊二寸、口徑七寸九分、腹圍二尺二分、重市秤十斤十三兩、銘文曰、幷父乙、）

朋父癸卣



（原藏瀨芳齋、西清古鑑卷十五第六頁著錄、稱商父癸卣、通蓋高一尺一分、深六寸七分、口縱三寸八分、口橫四寸九分、腹圍二尺五分、重市秤十斤十二兩、兩耳無提梁、銘文曰、朋父癸、蓋銘同、西清古鑑曰、朋、象形、爲執耳、蓋提耳意也、或釋作取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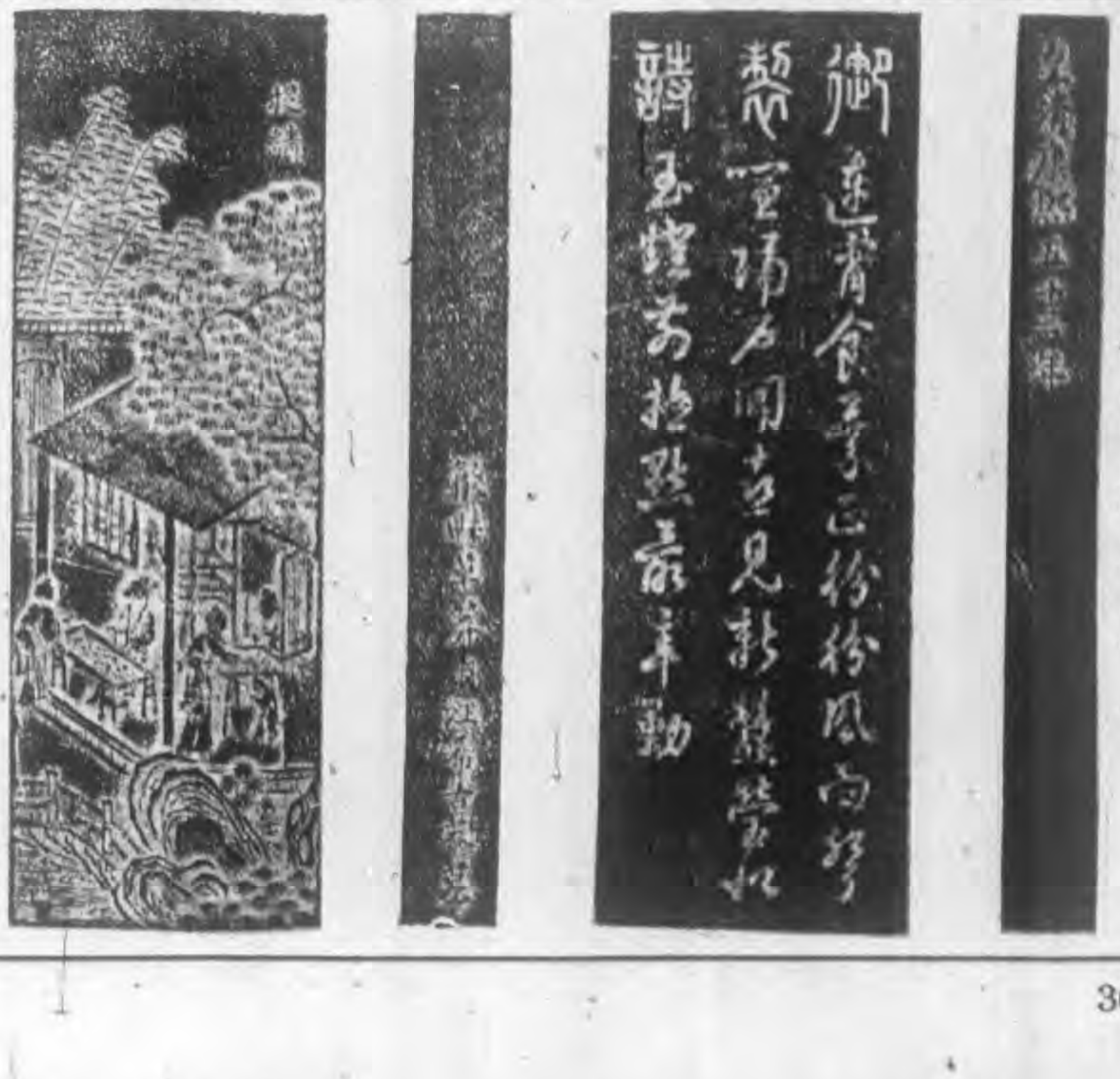
或照雙鸞之影、、舞鏡非虛、或印飛狐之踪、熏香不撤、或尋犬洞、花源之迷路潛通、或飲牛津、仙客之浮槎欲近、或弄錦帷之佩、或乘青翰之舟、或描京兆之眉、或寵專城之聲、或重主家之誼、即貴無忘、或聽圍令之琴、長貧不惜、（未完）

宣鑪小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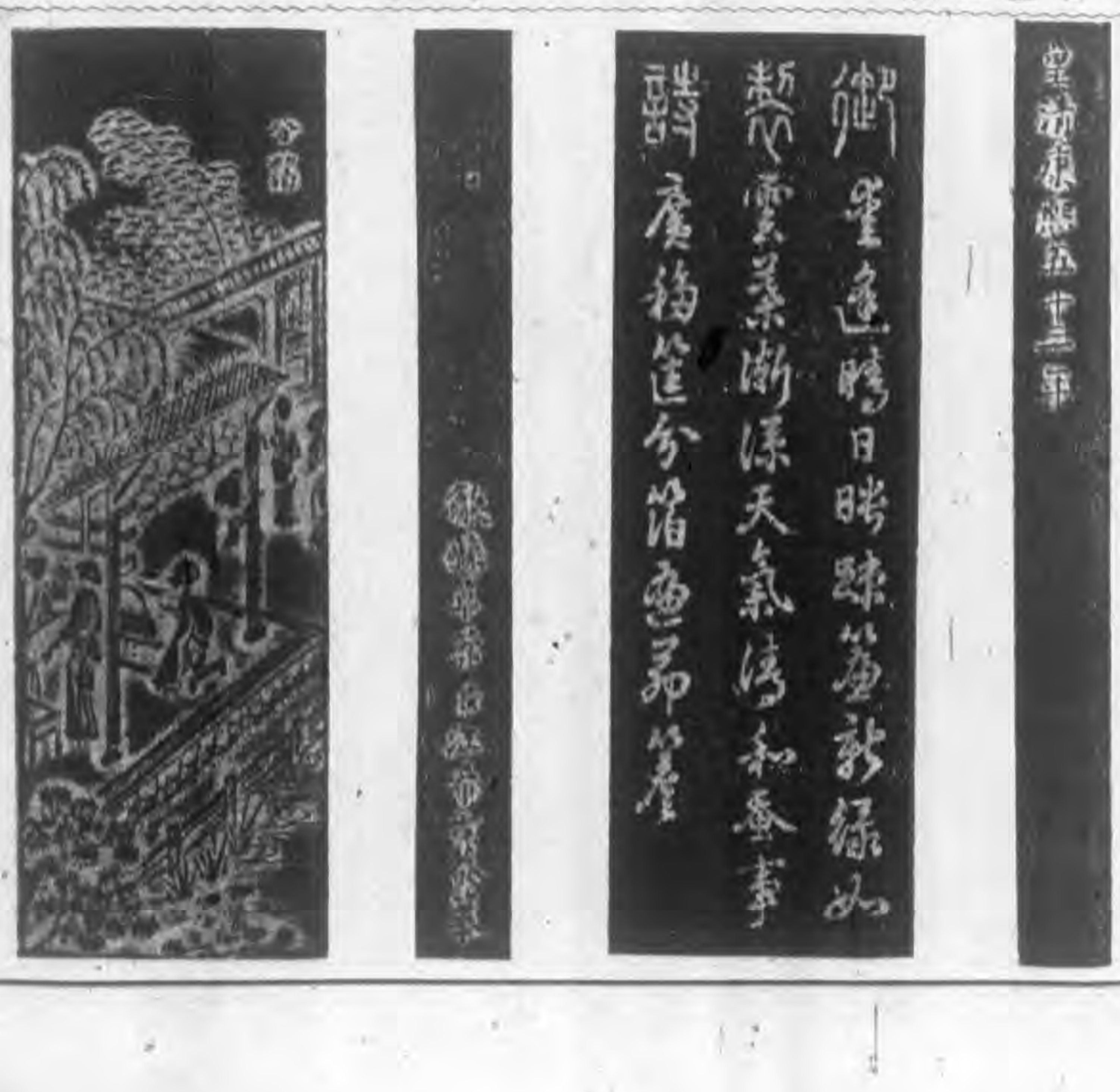
補注（續）

〔且閒主人欵〕杭州王福庵先生藏蚰耳彝、底刻正方印欵、楷書九字曰、「宣德年且閒主人監製」、雖出私鑄、要亦僅見、

〔逢伯欵〕編者曾得辟邪耳彝鑪、底「大明宣德年製」扁方楷欵、下、復刻橫欵、楷書「逢伯藏」三字、按逢伯、馬姓、字仲甫、臺城人、幼與左光斗、馬士奇諸人游、以詩文相倡和、由貢生官博平知縣卒、此鑪或爲逢伯仿宣德製、以上各欵、有全欵流金者、有僅鑿欵字者、皆貴品也、此外尚有蟠螭、太極、圓花等欵、無文字者、亦有不鐫欵者、



清康熙織圖墨之六



清康熙織圖墨之七

故宮週刊總索引出版廣告

新出版影印唐僧懷素自叙卷廣告

清丁觀鵬畫唐明皇擊毬圖出版廣告

本刊每期一大張三